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第一七四七號

訂報地址：各地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百元

王大才領導木耳崖羣眾

主動改成份退東西 團結中農大家如意

（本報訊）興二區木耳崖新選行政村常委王大才同志，在改正成份中，採取積極態度，團結了中農。大才從行政村開會回來，和貧僱農研究有沒有訂錯的，大家認為楊有成和王成元不夠富農，楊有成四三年還借粮租牛，前年問了個妹妹才買條小牛。王成元也是四三年才買下六十多垧地，都沒剝削過人，大家同意把他們的成份改正。貧僱農研究過，王同志又召開農民大會和中農們討論，中農也同意，中農王候提說：「有成應該下，他借過錢，租過牛，也沒剝削過人，我和他一個院，雖窮窮吃的不斷頭。」中農王全兒也提出：「成元的地是新買的，一個人養活七八口，去年才剛剛得夠吃。」會上大家馬上把楊有成和王成元吼來，他倆聽到給抹帽子了，很高興，成元說：「我心裏樂得開花了，過去你們黑夜開會，我睡覺，白天開會，我吃飯在陽坡坡場場沒做的，這一陣鬧好了。」第二天，王大才就主動去找楊有成商議給他退牛，對他說：「你這陣帽帽抹了，把我喂的牛退還給你，你耕種六十多垧地，沒牛不能耕種。」起初有成表示不肯要，大才又問他是不是嫌把牛喂瘦了？有成說：「好叔叔，我也喂不成那樣好，你白白喂了一冬，你沒牛耕地，我心裏過意不去。」大才說：「你的勞動情緒比我的更大，你的勞動一家頂我兩家，你年年闢二十七八分公粮，我呢，才闢十來八分，不能把你的生產鬧垮。」有成說，生產倒是想鬧，牛給了我也不夠，沒喂牛的槽也沒了。大才就說：「你把牛槽先收拾一下，明天我給你送過來。」並且決定把有成的乾草退還，大才把自己的驢擱下借給他二十天，第二天，大才才把自己喂的牛給有成拉過去，有成可高興的厲害。接着大才又和貧農王大全、王底槐商議的（他倆分了王成元的牛），他說：「把牛退給成元可以了？還是你們喂可以了？」他們看到大才把牛退了，也願意退，但是沒牛，眼看耕地的時候了，沒牛不能耕地，大才了解他們的困難，就給講清楚：「應該退給人家，人家種七八十垧地，你們才種四十多垧，你們沒牛耕地，我給你找個對象，咱們的地一定要耕種上，莞了我的，也不能莞了你們的！」他們說：「好吧，咱們就退！」大才又把王成元吼來，告訴給他退牛，成元說：「把牛退給我，你們不能耕了，咱們三個夥耕吧。」大才說：「你耕去吧，你的地管耕，三家一百一十多垧地耕不過，把地荒了，不頂不耕！」經過解釋，最後把牛和草都退還給他。

一家人互相幫助 有牛有糞鬧春耕

大才早就計劃到：中農王全兒有條大犍牛，只種二十多垧地，牛力有長餘，就叫大全、底槐，他們在一起商議夥喂牛，這正把三家的地都耕種上，這正中全兒的心意，他種地不多，正想賣了大牛買條小牛，這樣夥喂，他不用賣了，三個人商議好，把牛折成三股，每股三斗米，一家喂十天，互相組織起來一齊耕地，全兒說：「咱們夥喂對那的地，一個人拾拥架定了，留下兩個人也可以種地。」這樣，大全和底槐的耕牛問題得到解決了。這時，大家看到大才還沒有牛，就提出來：「全村都有牛耕地，就留下大才沒牛，怎的做法了？」大家想給他捎耕上，他有五十多垧耕不過，王成元說：「我有個意見，他冬天白喂一犋牛，心裏過意不去，我交出冬的三十塊白洋給大才買條耕牛。」大家都同意這個辦法。同時，中農王候提提出，他們冬天喂了牛，讓楊有成給大才幫十個人工，王成元給大全、底槐每家幫五個人工。此外，應用的農具也給兩家下成份的退還，他們把自己用的[illegible]同去，長[illegible]的騾把飯頭、兩張鋤交給沒農具的貧僱農使用。大才分到成元一張被子，退給他，他不要：「你家七口人才有三張被，不會紡線織布，我家還有三塊被子，紡下線、織成布就是被子了，你留下吧。」經過這次退東西，下了成份的兩家中農情緒很好，一打早就起來拾糞，忙着往地裏送糞，他兩家知道貧僱農沒羊糞耕麥子，王成元就和楊有成商議自動出羊糞，問大家要種多少麥子，五家貧僱農要種五垧半，他兩家就自動出六十馱羊糞，另外一個中農王乃換也自動出二十馱。（也）

交城游擊隊 打退搶粮匪

（交城訊）一月二十九日，交城閻匪保警大隊一中隊，由饒緊村出犯我交八區米村搶粮，當被我游擊隊某部擊潰，擊匪排長侯秋生一名，傷二人，繳擲彈藥一部，並奪回牛驢十三頭，及粮食、衣物等甚多，當即交還羣眾。（彭年）

羣眾選他當了代表 土改中積極不自私

民兵小隊長康引珠

（興縣訊）三區康寧鎮行政村關家莊村，於正月十五日召開貧農團會審查幹部，會上民兵小隊長康引珠，向大家自我檢討時說：「我過去做工作，只顧自己翻身，三十五年自己本有地，還嫌少，又買下坪地四垧，沒有讓沒地的人先買，佔了便宜，對羣眾的切身困難，也沒有好好解決，想起來真對不起大家。」要求眾人對他批評提意見。大家都說他的毛病，他自己已經檢查認識了，土地改革中工作表現很積極，沒有自私自利的現象，第二天羣眾大會上，都選他為農民代表，讓繼續為大家辦事。（胡家莊農民通訊小組）

蔣介石盜賣中國的新二十一條

陳伯達

毛澤東同志最近關於中國大革命的檄文「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說到：「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汪精衛一模一樣，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將中國出賣給美國，發動內戰，反對中國人民，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前進。」現將拙稿「人民公敵蔣介石」這節先在報紙上發表出來，供作大家研究毛澤東同志這個大革命檄文的參考。——作者註

蔣介石進行內戰的社會基礎，是封建與買辦的制度，但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在外而不在內。如果沒有美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的援助，中國人民早就可以輕快地掃除了蔣家朝廷這一堆垃圾。為着維持大封建奴隸主與大資行買辦這個搖搖欲墜的最後王朝，以便美國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美帝國主義者援助蔣介石的內戰，用了一切的方法。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日本投降之後，杜魯門宣稱一切租借法案的契約不再繼續，可是，為着支持蔣介石反人民的戰爭，杜魯門就自食其言，於十一月十五日宣稱：對國民黨的租借法案將再延長。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社論，介紹過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發表美帝在華活動的一個小冊子，其中有些概括的材料：

「該委員會對戰後租借法案的總結是：

「根據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載：即緬戰區美國剩餘戰爭物資總量五億美金，悉數售與中國，其中一億五千萬美金之軍火，包括七百架飛機，已經移交清楚。

「根據杜魯門關於租借法案的報告，自日本投降起到一九四五年底止，國民政府共收到租借物資六億零二百萬美金，包括價值六千八百萬美金的軍需和五千萬美金的彈藥。

「此外，美國曾幾次允許將剩餘的物資售與中國。一項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售與的一億五千萬美金。一項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出售的太平洋島嶼剩餘戰爭物資，計八億二千五百萬美金。

「進出口銀行已借給中國的貸款，已知道的有兩筆：一筆為九億六千萬美金，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華僑日報』所載，這筆貸款到一九四六年底，將用去三分之二。另一筆為六千七百萬美金的美棉貸款，這是美國新聞處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公告上發表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中，發給國民政府軍艦二百七十一艘。

「以上所述，是美國在軍事上、財政上援助國民黨政府的不完全的一個估計。然而，有幾項是值得注意的，全部美國所裝備及訓練的中國軍隊數字，計二十二個軍五十七個師，共七十萬零七千人，此外，還有幾個軍得到美國裝備；但未經美國訓練，還有已經訓練或正在訓練中的空軍和海軍數字，亦不包括在內。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巴貝海軍上將宣佈，在青島已成立一海軍訓練所，已有三班畢業，每班一千人。自日本投降起到一九四六年七月止，海軍士官有一千人以上在美受訓，此項計劃現仍繼續進行。根據航空委員會的周至柔說，自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二月止，政府已派空軍士官二千四百人赴美，他說，這計劃的費用，是由租借法案付出。

「據該會宣稱：自從日本投降起，美國政府設立了一個海軍訓練學校在青島，一個汽車訓練學校在南京，一個通信部隊訓練學校及一個工程訓練學校在昆明，若干降落傘部隊學校在昆明、南京、廣州和衡陽，一個特種工程師訓練學校在重慶，一個空軍訓練學校在杭州，一個空軍軍官學校在成都。日本投降前的學校，還包括一個參謀訓練學校，一個步兵學校，一個砲兵學校，一個中美聯合空軍學校，兩個中美聯合陸軍訓練學校和五個中美特別訓練班，還將繼續辦下去。」

這一個很不完全的而且只說到一九四六年的援軍，說明了人所共知的蔣介石舉行大內戰的動力。但蔣介石則付給了美帝國主義以什麼代價呢？

（下接二版）

臨縣太平村羣衆
停止唱戲不鬧會子
砍柴拾糞準備春耕

（臨縣訊）五區太平村在正月裏停止了唱戲和鬧會子，積極砍柴、拾糞準備春耕生產。過去該村在每年正月初二要唱一台戲，唱完戲還要鬧一班會子，除唱戲和鬧會子的吃用外，在鬧期間每家總要用糕或米圪塔招待客人，浪費很多糧食。今年有些青年人還主張鬧，但一般羣衆都很反對。貧農郭元先說：「連吃的也沒有，餓的怎麼能鬧行會子咧！」中農高志德說：「往年來了個鬧咸吃糕，今年吃糠窩窩也沒有。」土改委員們聽了這些反映後，就召開農民大會討論，大家一致決定今年年頭不好，不鬧會子不唱戲，接着便轉入了準備生產。因去冬該區土地改革，大家都沒有顧上砍柴，這時就積極準備春耕時的燒柴。貧農單身漢李根本初二就開始了砍柴，在他影響下，貧農王世生正月初四也和他相跟上砍柴，後來砍柴的就多起來了。十四、五歲的郭銀貫、高關鄉等也相跟上大人走，現全村砍柴的已有三十多人，村裏離山上來回八十里，每天雞叫做的吃了飯，大家就相跟上山了。李根本從初二至十五已砍下一千多斤柴，賣了五百斤，賣的錢有二十五萬元。老年人和青年娃娃就在村裏拾糞，中農郭尙賢、郭保先在砍柴前還要拾一回糞，在村周圍的路上沒糟蹋一點糞。（賀磊儒）

神府新解放五區政府
大力進行救災和生產

（神府訊）新解放之神木五區，民主政府大力展開救災工作。該區因歷年遭受蔣閻之殘酷掠奪，及去年的嚴重災荒，使人民生活處於飢餓困境。去年該地獲得解放後，區政府即於十月間開始進行救災工作，除將沒收回的三十餘石鬥爭糧分給貧苦農民外，並在羣衆中廣泛展開互借互濟運動，動員川籍強廿五石、穀糠二十石、菜十五甕、山藥六十五口袋，補救了三百多戶揭不開鍋的貧苦羣衆。如賂馬客川村趙拴蹄，娘母倆口餓得起不來，身上發腫，幸得救濟糧一斗才沒有餓死。另外在組織冬季生產和發動砍煤、賣炭、攬脚的運輸中，亦解決了一大部困難。二月十六日，該區召集區、鄉、村幹部廿人開會，具體討論救荒救死、組織春耕生產、調劑土地等問題。擬定以貧農小組及農會爲領導推動核心，全力發動羣衆互助，說服有餘戶幫助飢民。另從鬥爭果實中調劑夏田籽種（豌豆、春麥、蕎麥、草麥等）二十六石五斗，口糧十二石五斗，及貸糧等組織羣衆大闖生產。（賀長光）

晉綏軍區司令部
　　　　　政治部
晉綏邊區行政公署

關於「關於復員工作的決定」（一）節甲項規定之解釋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各縱隊、各分區司令部、政治部：

各專員、縣長：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民會字第十號聯合命令頒佈之「關於復員工作的決定」中（一）節內甲項：「有八路軍新四軍正式革命軍籍，因作戰或因公殘廢；或軍齡在一年以上（解放戰士在我軍服務二年以上），因公積勞成疾，或工作一貫積極，而年老體弱，確不能在部隊機關工作，需要復員還鄉者，始得辦復員手續，享受復員軍人之待遇。……」關於以上規定，據呂梁軍區政治部來函稱：該區發生了種種解釋，因之，有關辦法，恐其他各地亦有不同之解釋與辦法，影響決定之正確執行，特作如下之解釋：

一、有正式革命軍籍，又確實不能在部隊機關工作的榮譽軍人，不分新老或解放戰士，亦不限軍齡，只要其殘廢原因，是在我軍中因公或因對敵作戰所致，就可以辦復員手續，按榮譽軍人待遇。

二、有正式革命軍籍，又確實不能在部隊機關工作的有疾病之軍人，要辦復員手續，須具備兩個條件：（一）軍齡在一年以上（解放戰士在我軍服務二年以上）。（二）致病之原因，確係因公積勞成疾者，否則不得辦復員手續。

三、有正式革命軍籍，又確實不能在部隊機關工作的年老體弱軍人，要辦復員手續，須具備兩個條件：（一）工作一貫積極者；（二）軍齡在一年以上（解放戰士在我軍服務二年以上）。否則不得辦復員手續。

以上解釋，希即研究執行。

軍區司令部
　　　政治部
行政公署

貫徹保護工商業政策
興市商販作坊安心營業

（本報訊）興縣市堅決執行保護工商業政策，工作團稅務局把土地改革中錯誤侵犯和課稅過重的工商業，分別予以退還並幫助其繼續發展。東關磨坊掌櫃任致遠，過去因走私違法，罰得過重了，以致磨坊關門歇業，政府爲扶助他恢復營業，幫助現款二千三百萬元農貸，他買了幾石麥子，開始磨麵已半月多。目下他計劃奪二十疋大布，再去換幾石麥子，並買一頭毛驢擴大營業。他說：「過去咱不守法令，犯了錯誤，毛主席政策扶助我們往大發展，我定跟政策走，決不落後。」南關中商張善明的雜貨舖，土地改革中受了侵犯，市民會議反覆討論中，認識到繁榮市場對自己長遠翻身利益的重要，便自動把接收他的貨物全數退還，他已積極營業一月餘，把市布、土布、棉花、食鹽等貨物，擺滿貨架門灘。他興奮的告記者：「如今市面可繁華多啦，像我這小舖子，趕一集還賣四五十萬元哩。」李成良的紡織廠，也因販賣私貨罰稅過重，以致工廠停業，政府特幫助他一千五百萬元生產資本。他自重新開業以來，三架快機已織布五疋，還貯存棉紗二百斤。目前因棉價高，紗價低，許多紡紗車都停止了，爲了照顧婦紡，他建議貿易局應把紗價適當提高。地主李文紹在土地改革中，除土地外，商業部分也被接收了，後來糾正了這個錯誤，把沒收他的肉舖的房間工具全數退回，他恢復營業三十天內，已買殺了十九隻羊一口豬，全家九口人的生活不成問題，他非常滿意的說：「這是羣衆給咱指的大活路，今後只要全家勞動，勤儉生產，不坐吃白川，生活滿可過的了。」目下全市三百五十餘家商販作坊，都安心的發展營業。（吉）

綏蒙軍直各單位
節食救濟羣衆

（新華社綏蒙二十七日電）綏蒙軍區直屬機關各單位的同志，自願從年節的伙食中抽出米、肉來救濟貧苦羣衆。軍區司令部、政治部、警衛連、通信連、偵察連、家屬隊等單位，共募出小米五百三十斤，豬肉八十三斤，農幣四十七萬四千元。共救濟駐地四十五戶一百四十一個貧苦農民和烈屬，（郭斌）

來函更正

編者同志：

一月八日二版刊登馮家川羣衆審查馮維基一欄內，有幾點錯誤，請予更正。

一、馮維基於晉西事變，投機混入共產黨內，應改爲投機混入中心區，因他於四五年才入黨的。

二、今年他和農民賈占前、張偏子等搬船賺的白洋三萬餘斤，應改爲三百餘斤。

三、貧農馮掌成，應改爲馮掌成人。

劉忠文

人民日報
闢「農民呼聲」欄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七日電）爲幫助黨運動和貫徹平分土地，人民日報最近特闢一「農民呼聲」欄，得到各地的好評。該欄專登各地農民的控訴、要求和意見，揭發工作中的缺點，發揚一切符合農民利益的事情和辦法。規定農民自己不會寫的，可找人代筆，或向記者通訊自談，並可親自到報館或個人來談。凡經該欄發表的事實，有關機關須表示態度，如有事實不符，可以解釋。該欄連日揭發了一些過去農民寃屈的事實，被揭發的武安西井郭文章被村幹部估妻子一案，邊府並已特派調査團前往考察，並準備組織人民法庭進行審判。人民日報這一方法，不僅加强了報紙對實際工作的指導性，並加强了報紙和人民的聯系。

蔣介石盜賣中國的新二十一條

（上接第一版）

第一，支出中國的領土權，讓美國軍隊駐在中國，給美國以陸軍基地。

第二，支出中國的領空權，讓美國飛機自由巡邏全中國，給美國以空軍基地。

第三，支出中國的領海權，讓美國海軍自由遊弋中國的領海，自由駐防中國的海港，給美國以海軍基地。

第四，支出中國的政權，讓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承認美國對中國內政的最後決定權，由美國決定蔣家朝廷對內的各種政策，把蔣家朝廷各種政治機構放在美國顧問或其他名義的監督之下。

第五，支出中國的軍權，以軍隊美國化代替「軍隊國家化」，把蔣家朝廷的陸空海軍放在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支配之下。

第六，支出中國的財權，由美國監督蔣家朝廷的財政，並把中國的金融系統變成美國金融系統的附屬品。

第七，支出中國的外交權，對外政策一切聽命於華盛頓，破壞在聯合國中保衛中國獨立外交的否決權，擁護美國帝國主義保護日本侵略者的政策，允許日本漁船在中國沿海捕魚，在對日和約之前恢復對日貿易，執行日本侵略者原來「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計劃，充當美國戰爭販子的助手，挑撥第三次世界大戰。

第八，支出中國的警察權，讓美國憲兵駐在中國巡邏，有的地方實行「中美警憲聯合勤務」，組織「中美警憲聯絡室」；與美國合作訓練特務，合辦所謂「中美合作所」與所謂「中美聯合特務訓練班」，以便美國控制蔣家朝廷統治下的警察、憲兵與特務。

第九，支出中國的司法權，復活治外法權（例如與美國協定：「一切美國軍事人員在華如犯刑事案件的，交由其本國軍事法庭軍事當局單獨裁判」）和變相的領事裁判權，（例如組織所謂「中美商務公斷委員會」。）

第十，支出中國的人權，讓美軍在中國領土內，以自由屠殺、姦淫、侮辱中國人爲取樂。

第十一，承認美國在中國居民的普遍的自由權，許其在中國領土全境內，自由居住、旅行、經商以及經營其他一切事業，不僅與中國人同等待遇，並且享有中國人民所沒有的特權，即把中國變成美國人的中國。

第十二，承認美國在中國的自由偵察權與空中攝影權，供給美國全部國家秘密。

第十三，支出中國工礦權，允許美國投資一切工礦業，以便美國金融資本自由在中國進行獨佔和「開發」，特別是經營軍事基地工業。

第十四，支出中國的農業權，準備由所謂「中美農業技術合作團」，進行「中美一起管制農業生產」的計劃。

第十五，支出中國的漁業權，由美國經營壟斷中國漁業的生產。

第十六，支出中國的商業權，讓美國商品經過「合法貿易」與走私的各種形式，在中國進行獨佔的傾銷。

第十七，支出中國的海關權，放棄保護稅，並同意美帝國主義的要求，將海關作爲向美國借款的抵押。

第十八，支出中國的內河航行權，讓美國摧毀中國的航業。

第十九，支出中國的鐵路交通權，由「中美合辦」粵漢路和川滇路開始。

第二十，支出中國的文化教育權，由美國經過對華文化教育的自由活動與以教育基金的形式，控制中國的教育。

第二十一，承認美國對於中國的唯一「宗主權」，所謂「其所享受之待遇，無論如何，不得低於現在或將來所給予任何第三國之待遇」，即係公開把中國變爲美國帝國主義獨佔的附屬國與殖民地。

這是驚心動魄的亡國滅種的新二十一條！這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拍賣！看中國的主權，從陸上到海上，從天上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從物質到文化，從現在到將來，還沒有被蔣介石拍賣在內的嗎？這二十一條絕大部分已公開表現在分別的或比較集中的成文的條約，有的雖則還沒有經過公開的成文的條約表現出來，但事實上，在蔣管區都條條步步實現了！絕大部分都是事實在先，條約在後，蔣美所陸續公佈的條約，差不多都是對於業已存在的事實加以條約上的肯定而已。美蔣所以沒有把這二十一條完全集中公開在一個條約上，因爲他們所認爲重要的，是事實的實現，只有待於事實的步步推進，而且完全集中在一個條約上，就容易引起中國人民的警覺。但比較集中表現的條約也是有的，例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簽訂的「中美商約」，即所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眞是一把尖刀，刺入中國人民的心臟！同年十一月廿二日出版的美國「新政治家與民族」週刊上這樣解釋過：「中美商業」的締結：「就是一個大而强的國家摧毀一個經濟上落後的國家的每道國防線，而且這就是支援資本的國和反動的政府從事內戰，以達到掌握這個國家經濟命脈的代價。」事實上，這還估

東北我軍激戰三小時
攻克新開原殲敵三千

（新華社東北前綫二十八日急電）解放軍二十七日下午四時，對瀋陽東北的蔣匪重要據點新開原發動攻擊，七時，全部解決戰鬥，攻克新開原，全殲守敵五十三軍暫三十師第一團，及法庫逃敵暫六十二師殘部，與第六補充區運輸營，通江口「清剿隊」等部三千餘人，無一漏網，戰果正清查中。

林彪羅榮桓兩將軍
電勉營口起義官兵

（新華社東北廿八日電）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司令員林彪、副政委羅榮桓將軍，頃復電嘉勉營口起義的暫五十八師師長王家善將軍及全體官兵稱：「接來電，欣悉貴部光榮起義，參加革命陣營，共討蔣賊，義正詞嚴，甚爲欽佩。蔣賊賣國獨裁，發動內戰，殘害人民，凡有血氣者，莫不髮指。方今全國反攻之局已成，人民反抗之怒潮高漲，行見千夫所指，蔣賊之反動統治滅亡有期。貴部將士深明大義，毅揮戈反擊，與人民軍隊攜手並進，實爲全國各戰場被蔣賊驅使進行內戰之蔣軍官兵指出一條光明大道。本軍對於貴部此次光榮義舉，表示熱忱歡迎，尚希激勵全軍，努力改造部隊，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並共爲澈底消滅蔣匪，解放全東北全中國而奮鬥。」

東北蔣匪濫發紙幣
物價飛漲如脫韁之馬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綜合蔣區消息：蔣匪在東北濫發紙幣，引起物價狂漲。二十三日，某東北人在瀋談話承認，至目前爲止，東北流通券之發行額已達萬億（按折合蔣匪「法幣」十萬億元），實際恐尚不止此數，致幣價日低，與蔣幣之比值近且由十元跌到八元。加以蔣匪軍事搶收，機關部隊日漸，擠於幾個大城市，故瀋陽、長春、永吉物價如脫韁之馬，瀋陽物價，去年一年間白米上漲四十一·三倍，高粱米漲一百零五·八倍，本月二日，大米每斤則已漲到「法幣」六萬元（即每担六百萬元），高粱米五萬元。

泰勒宣佈退出民主黨
允作第三黨副總統候選人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華盛頓訊：伊達荷州民主黨參議員泰勒，二十三日於此間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宣佈退出民主黨，並應允在未來大選中作第三黨副總統候選人。泰氏攻擊杜魯門支持「全世界的」反動派，企圖顚覆聯合國，並把政府控制權轉交與華爾街和軍人。他接着聲明：他已再不能留在叛背他所信仰之原則的民主黨內。泰氏繼稱：他欣然接受與華萊士並肩鬥爭以反對兩黨反動聯合的機會，並對此感到十分愉快。泰勒說：他所以作此決定，是因爲他認爲華萊士是「重建國際間善意的唯一領袖」。泰氏保證在爭取和平的英勇鬥爭中，將與華氏共享甘苦，而這一鬥爭，在各地正獲得人民的信仰。按泰勒爲民主黨內之進步派，擁護勞工利益，並在西部各州的工農間具有聲望。泰氏不顧民主黨反動領袖的種種引誘與勸阻，最後決定支持華萊士，此舉將大大加強第三黨運動。

趙壽山將軍
任西北野戰軍第二副司令員

（新華社西北廿八日電）人民解放軍朱彭總副司令近任命西北名將趙壽山將軍爲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第二副司令員。趙將軍爲陝西鄠縣人，曾爲楊虎城將軍高級將領，歷任前國民黨三十八軍軍長及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等職。趙將軍爲反對蔣賊賣國、消滅異己，擺脫特務多方監視，於去年七月初輾轉抵達晉豫解放區，去秋九月一日抵達陝甘寧邊區。趙氏此次受任後，即趕赴前綫，指揮作戰。按西北野戰軍司令員由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將軍兼任，第一副司令員爲張宗遜將軍。

哥特瓦爾德新政府閣員
共產黨榮獲半數席位
新民族陣綫中央行動委員會成立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布拉格訊：捷克人民和國內外反動派反動政府陰謀經激烈鬥爭一週以後，獲得全勝。哥特瓦爾德新政府於二十五日宣告組成，並已獲得貝奈斯總統批准。消息傳出後，舉國歡騰，各地羣衆結隊遊行，徹夜不絕。據此間官方二十五日下午發表的公報：新政府閣員共二十四席，捷共及斯洛伐克共產黨榮獲十二席，除總理哥特瓦爾德，副總理薩波托斯基（捷共）、勞斯曼（社會民主黨主席）與西榮基（捷共）外，其餘內閣席次分配，計捷共七席：內政部長諾西克，財政部長杜閣斯基，宣傳部長柯伯茨基，司法部長契皮茨卡，教育部長尼德利，國內貿易部長凱徹爾，對外貿易部長格辛哥爾。斯共二席：農業部長杜律斯，外交部長斯洛伐克政務委員克里門蒂斯。社會民主黨五席，民族社會黨二席，捷克天主教人民黨二席，斯洛伐克自由黨一席。無黨派之外交部長馬薩里克與國防部長斯沃波達仍留任原職。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布拉格訊：捷克斯拉夫民族陣綫中央行動委員會，已於哥特瓦爾德新閣組成後數小時，在布拉格正式成立，由職工會中央委員會主席薩波托斯基（新任內閣副總理）任主席，捷共總書記斯朗斯基，社會民主黨領袖費林格（新任工業部長）分任副主席，契皮茨卡（新任司法部長）任總書記。據該會籌備委員會二十四日發表宣言稱：該會將爲「捷克全國人民統一的最高機構」。宣言鄭重聲明：「新民族陣綫將建築在與先前相同的基礎上，它將容納捷克斯拉夫一切建設性的力量，對一切政治黨派、民族團體、文化宗教組織與一切正直人士，毫無任何政見及歧視。」宣言指出：「新民族陣綫將促成議會在大選前，通過政府綱領規定的重要法令（如土地改革法，社會保險法等），支持政府確立安寧與秩序，爲民族選舉準備必要條件，並加強捷克與蘇聯及其他斯拉夫國家的聯盟。」該會係在捷克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合作社聯合會、統一農民會協會、小商人協會等羣衆團體與捷克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代表舉行大會後產生，具有廣大有力的羣衆基礎。新民族陣綫行動委員會的組織，幾天來已遍及全捷各地各單位。

蘇京歡祝蘇軍節
禮砲齊鳴探照燈光四射

（新華社陝北廿七日電）莫斯科訊：二十三日，蘇聯首都人民在莫斯科大戲院舉行紀念會，狂歡慶祝蘇軍三十週年。當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等領袖走上主席臺座位時，全場掌聲雷動。與會者一致通過致斯大林的祝賀信，斯大林則讓遞建議將祝賀信送給蘇聯武裝部隊。這封足以代表全蘇人民意志的信宣佈：「蘇聯人民堅決遵循和平政策，同時無論如何，片刻都決不忘記戰爭販子對新戰爭的準備。蘇聯人民堅信：如果外國企圖干涉我們人民的和平勞動，侵略我們的邊疆，我們的陸海軍一定將打敗和粉碎和平破壞者。」佳節前夕，成千成萬的人民的巨流匯集在紅場、莫斯科河堤和大街上。晚間九點鐘，禮砲齊鳴，探照燈光芒四射，交相輝映，在天空中組成巨大的數字「三十」。

蔣匪
搜刮人民財富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據蔣匪中央社消息：蔣家匪幫於上月決定舉辦所謂「救濟特捐」，總額定爲十萬億元，以進一步搜刮人民財富，供其內戰揮霍。捐募對象且包括海外僑胞。上月二十三日蔣匪國務會議已通過所謂「救濟特捐辦法」，其中規定被指定的捐款人接獲「通知」一月內，必須將「捐款」繳齊。

計的不完全。中美商約乃是美國帝國主義經過蔣介石的手，業已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經濟上控制了中國所表現的一種形式，一個方面的形式。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經濟上控制中國的事實，是因；中美商約是果，不過又變成因，中美商約必然又加強了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這是中國從來沒有的奴隸契約。試拿民國五年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和這一個「中美商約」相比吧：日本的二十一條所規定的特權，還有相當的範圍。又再試拿日本與汪精衛的密約和這一個「中美商約」相比吧：日本帝國主義在那個密約裏面，也還規定一定的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特權所指出一定的地帶。但「中美商約」所包括的美國在中國的特權，卻是包括了「中國領土全境內」，而其所反映的，並不只是經濟的特權，實際上，是反映了美國帝國主義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經濟上、文化教育上享有一切特權。因爲任何人都能夠清楚：美國帝國主義如果沒有在中國取得軍事上、政治上與財政上的特權，要取得那種經濟的特權，便是不可能的。在「中美商約」後不久，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蔣介石簽訂了出賣全部中國領空權的「中美空中運輸協定」。一個協定接着一個協定，而每一個協定，都使蔣介石盜賣中國的新二十一條補充了新的內容。公開的協定不夠，又輔之以秘密的協定；秘密的協定不夠，又輔之以公開的協定。大協定不夠，補充之以小協定；小協定不夠，又來一個大協定。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蔣賊政府同意美軍駐在中國的照會，十月二十七日簽訂所謂「中美救濟協定」，十一月十日簽訂的「美國對華教育基金協定」，十二月八日正式宣佈的「中美海軍協定」，以及關於以海關抵押借款的秘密談判，……等等，都是對於上述新二十一條的充實和更具體化。總之，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這就是一切蔣美協定的一切，而在實際上，美軍在中國的屠殺姦淫，已把中國人連比魚肉都不如。一九四六年初，天津的美軍當局規定過中國人的價格，即美軍殺死一個中國人，一律賠償蔣幣十萬元，死驢子一條，則賠償十三萬五千元。因此，聯合社記者說：「美軍發覺在這多產的（？）國家裏，人命是非常便宜的。」其實不知多少中國人，僅僅因爲美軍要取樂，或被殺死，或被碾死，或被拋擲水裏而死，或被姦淫而死，……那裏有什麼「價格」？窮兇極惡的蔣介石，是把中國人無價出賣的！

人們都知道：袁世凱是賣國的大奸惡。日本二十一條的第五號裏面的條文，主要是規定由日本掌握整個中國政治、財政、軍警、鐵道、交通與文化的大權，但袁世凱的答應還有所顧忌，而日本帝國主義也因爲怕一下子惹出亂子，結果對這第五號只寫成了「日後協商」。不管袁世凱如何奸險，作僞日拙，也還知道他簽訂二十一條，是得罪於天下及後世子孫，在所謂「密諭」裏面，還寫出那是「敵國外患」，又寫出「心所謂危，涕泣而道，其毋忘五月七日之事」。而且，當袁世凱在日及北洋軍閥執政時代，二十一條是沒有真正實現的。可是，蔣介石何如？蔣介石的新二十一條，實盡了一切。孟子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蔣介石卻是一點羞惡之心也沒有，他實得很「慷慨」。和袁世凱不同，蔣介石絲毫不認爲美國帝國主義獨佔中國是什麼「敵國外患」。按照蔣介石的「中央日報」社論，蔣介石認爲「反美即是反祖國」。在蔣介石的字典中，「中國」早已不成爲獨立的地理名詞了。

愛國的同胞們！這就是蔣介石發動大內戰的實際內容！蔣介石是爲誰而向中國人民作戰？一九四六年英國輿論界曾稱：「杜魯門是指揮蔣介石集團進行內戰的統帥。」一九四六年七月，白崇禧在新鄉召開高級軍官會議說：「馬帥曾責備我們關外沒有打好仗，國民黨軍隊太無用，所以這次大家必須爭一口氣，否則，馬帥又將罵我們無用了。」這真是活現了蔣介石賣國集團發動內戰的奴才相。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蔣記中央社紐約電，報導：美國侵略者所組織的「美國對華政策協會」，致魏德邁一個函件，內稱：「中國國民政府今日正爲吾人而戰」。蔣賊的通訊社以卑鄙感謝的心情，報導美國侵略者這個赤裸裸的宣言，而這個宣言從蔣介石這方面來說，就是宣佈蔣介石乃是爲美國帝國主義而戰。美國霍華德系報紙說：「從美國之觀點而言，重要並甚爲正確者，──蔣介石乃在美國陣綫之內。」蔣介石已不能算做「中國人」，要算，只能算是中國的最大漢奸賣國賊，這從美國帝國主義者與蔣介石自己所宣佈的，是說得完全明明白白的了。

然而，蔣介石能夠盜賣中國，中國人民卻有充分的力量能夠恢復中國。蔣介石比袁世凱是不可比擬的更大的賣國大盜，但中國人民的力量比袁世凱時代卻更大的不可比擬。袁世凱王朝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被中國人民的力量所打碎，蔣介石王朝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更一定將被中國人民更大的力量所打碎，並且一定將被打碎得澈頭澈尾。而美國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計劃，也一定將很快地被中國人民所完全打碎，並且中國人民一定即將由此完全終結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

十年沒聽懂的話

戈焉

十年以前，我決定要到延安去了。臨行時，我父親給我講了一段話。他說：「你實在要去了就去吧，再轉過去二十年我也陪你一塊去。我看將來你哥哥也要去的……不過，你也不要太相信共產黨的「小冊子」宣傳了。你到了那裏，他們可能把你關在門外頭，關一個時期。那時候你不要苦惱，悲觀失望，甚至於自殺，你寫信給我，我再寄錢把你弄回來。」

當時聽了這一段話，我是鐵着心腸，低着頭，連他的臉色都不敢看一下，總覺得心裏壓着一個什麼東西，很對不起他似的。而印象留的很深，參加革命以後，和同志們閑談起家裏的情形來，我也常要談這一段話。大家聽了都說我父親很開明，我自然也很高興，於是乎要例舉出他的歷史來，他曾參加過同盟會，當過黎元洪總統時代的旅長，當過袁世凱時代國民黨的議員，參加議會鬥爭等等。於是，我肯定我父親是有政治眼光的，不反動的。並且以為我父親就是理解我，關心我，為我打算得太周到了。而我也自信我非常理解我的父親。

土地改革學習以來，深入查思想，查了我腦裏的個人英雄成名思想的根源，便查到了我父親那裏。於是，我父親便以小軍閥和擁有二千畝土地的大地主面貌，出現在我的面前了。於是，我覺得我父親的那段話，頗值得考慮了。於是，我想到了我在延安學習時，我哥哥來信說：「父親很奇怪，你為什麼千辛萬苦跑到延安，不學政治學起醫術來了呢？……」於是，我現在也感到奇怪了，難道我那樣一個軍閥兼大地主的父親，還要我為人民服務而學政治嗎？不是的，我發現他的政治企圖了，他是在希望着我在共產黨裏，做一個他們眼中的「官」。這個「官」，按照他那「辛亥革命」式的想法來看，是有洋財可發的。至少當革命得勢，共產黨得勢的時候，他還可以「借光」一下來一個「保險」。於是，他那一段話，我今天才恍然領悟了，他是明知道我非走不可了，不妨「大方」「開明」一些的。他那前一段話的意思就是要我思想上給他們「掛個號」，不要忘掉他們，給他們留個可「投」的「後路」；後一段話則是他們當然是不會來的。我最後一次的「反共」宣傳，要來一個「政治瓦解」，給我暗暗的拴條繩子，盼望着我一「穩健」的話，依舊回去做他的好地主兒子。

那麼，我哥哥是否對我也有政治企圖呢？也有的，我離他時，他還是南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宣傳幹事，臨我要走的那一天，他曾當着我的面向他的朋友說：「我把我弟弟送到共產黨那裏「保存」起來。……」我當然不是他送來的。但是，他想把我「保存」起來幹什麼呢？難道他真要我「保存」起來為人民當長工嗎？顯然不是的，他和我父親同樣暗藏了一個秘密而不可告人的話。那麼，我是否思想上也為他們掛了號呢？掛了的，而且掛得很牢。去年當我碰到新四軍五師的同志閑談起來的時候，我曾想到把我的父親弄到政府去工作，我認為他那塊辛亥革命的老牌子，還可以用一用。當××同志從前方回來，閑談中告我他可能派到南京參加中共代表團時，我又曾想到我哥哥一定回南京了，我還可以利用他的關係，為我黨做些工作。但是，天曉得，像我這樣一個沒有階級立場的人，真要是去了，還不知道是誰利用誰呢？我三八年參加革命，也參加共產黨了，自己以為政治上是進步的，聰明能幹的，而我父親和哥哥那樣簡單幾句話，經過十年之久，土地改革學習以後，我才算是聽懂了，我那種自命不凡的聰明才智，那裏去了呢？沒有階級立場的人是何等的低劣呵。

對我這樣的家庭應採取什麼態度呢？這還使我想起我父親曾再三告我的一個故事：

民國二十年，長江大水氾濫時，我父親因想發洋財，把二千畝田都種上了蓮子，住在鄉下。一天下午，我父親看着水勢漲得太大了，叫來他的佃戶劉金旺說：「我看今天水勢太大，還是用我的船把你那九十歲的老奶奶送上山吧，老年人要當緊些。你送走了趕快把船駕回來接我。」劉金旺把船駕走了，送了他的祖母，又搬他自己的傢具去了，一直沒回來。傍晚，月亮出來了，昏昏的，長江的大堤倒了，大水立刻沖到了我父親住的房子裏，我父親只好帶着姨太太站到最後的一個方桌上，在桌子上堆起一些東西，水慢慢漲起來，漲到了他的胸口了，姨太太掩面哭泣了，這時候，我父親卻似乎很感慨的說：「你哭什麼呢？我們這一輩子作的孽還少了嗎？死了，大水裏餵魚多好，多乾淨。」[illegible]，我父親似乎是要死得多麼「豪氣」「雄壯」的了，但正在危急之時，一個經常給我父親送魚來的老漁戶駕着船來了，他看見了我父親家裏的燈光，才救了他一命。

往年聽了這段故事，總為我父親感動，甚至流淚，以為我父親太苦，農民劉金旺「自私自利」，對不起他，甚至此次在三查中，我也還不能了解我父親講這故事的用意，總以為我父親再不好，總是個人，難道人還不如那些傢具重要嗎？為什麼劉金旺不救我父親而搬他的傢具去了呢？但今天轉過來一想：我父親為什麼要劉金旺送他的老祖母呢？真是為了所謂「敬老」「人道主義」嗎？不是的，他叫劉金旺去送他奶奶，正是為了他自己，去大水了，他這個大地主是無能逃脫的，他想施點小惠收買劉金旺，以求得逃命。但農民劉金旺早看穿了這一套了，究竟是誰自私自利呢？我父親帶着姨太太，剝削着他們，父親極為腐化的生活，早很對不起農民，早已為農民恨之入骨了。那末趁着這個機會，劉金旺不應該「對不起」他一下嗎？在農民劉金旺的眼裏，我父親還不如他們的傢具重要，他的傢具收拾起來，還可以再勞動生產，而我父親除了剝削人以外，還有什麼用處呢？為什麼當着大水滾滾而來，分秒緊急的時候，不該搬他的生產傢具，而要救我父親那個吸血鬼呢？明白了這個，也明白了我父親講故事的企圖了。他是在教育我仇恨農民，叫我為他那個「人道」而「正義」的地主父親做個孝順兒子。今天從這個故事裏，我也明白了我父親的那罪惡，剝削而打農民是太厲害了，不然，那個忠實的農民劉金旺不會不救他一命的。那末，明白了這，我也明確的肯定了我對我家庭的態度。被我父親歪曲了的農民劉金旺是對的，農民劉金旺把我教育過來了，我要堅決站在這一邊。

這故事更早，是十九年前的事了，而我[illegible]得遲至革命以後十年才理解。我願意寫下來，以被愚弄者極為憤懊的心情，獻給出身於異己階級，而尚未聽懂他們的話的同志。

（轉載自晉冀魯豫人民日報）

地理常識

晉綏邊區有多少縣？我解放了多少縣城？

晉綏邊區包括了山西的西部和綏遠的東南部，共轄有山西的興縣、嵐縣、臨縣、方山、離石、汾陽、孝義、文水、交城、陽曲、清源、太原、徐溝、平遙、介休、靈石、霍縣、洪洞、趙城、臨汾、襄陵、汾城、新絳、稷山、河津、鄉寧、大寧、吉縣、蒲縣、汾西、隰縣、永和、石樓、中陽、岢嵐、五寨、保德、河曲、偏關、神池、靜樂、忻縣、崞縣、寧武、代縣、朔縣、山陰、平魯、懷仁、大同、左雲、右玉，綏遠的豐鎮、集寧、涼城、清水河、和林格爾、托克托，以及陝西的神府、府谷縣。共六十縣。

我解放之縣城有興縣、嵐縣、臨縣、方山、離石、霍縣、洪洞、趙城、襄陵、汾城、新絳、稷山、河津、鄉寧、大寧、吉縣、蒲縣、汾西、隰縣、永和、石樓、中陽、岢嵐、五寨、保德、河曲、偏關、神池、靜樂、崞縣、寧武、代縣、朔縣、山陰、平魯、神府、府谷等三十七個，其餘二十三個縣城暫為閻、傅匪侵佔。

蔣區歌謠

（一）

甲長修新屋，
保長買田土，
鄉長開銀行，
縣長開金庫，
官兒越大錢越多，
坐着汽車[illegible]嘔，
羊毛出在羊身上，
窮人落得沒[illegible]褲。

（二）

金鄉長，銀保長，
半金半銀是甲長，
要得富，幹倉庫，
縣長是個笑面虎。

（三）

泥瓦匠，住草房；
紡織娘，沒衣裳；
賣鹽的老婆喝淡湯；
種米娘，吃米糠；
磨白麵，吃瓜[illegible]；
炒菜的，光聞香；
編涼蓆的，睡土炕；
做棺材的死路旁！

鐵托和新南斯拉夫（續完）

劉寧

我們乘上了工會的汽車，走進這座山城沙來啓，穿過一九四一年奧國太子被刺於塞爾維亞的那座橋，工人們對我們講述羅馬帝國、土耳其、奧國、德國、意大利，千百年來壓在南國人民的頭上，翻開南國歷史，一頁一頁的莫不是用血淚寫成的。只有今天，鐵托將軍領導的隊伍把他們解放了，人民從苦難中翻過身來。他們是應該驕傲的。

女工、女學生，和村姑們，把黑色的面巾握在手裏跳着舞，這是象徵着光明。這裏回教的習慣，多少年來女人都是穿着黑布，現在他們解放了，拿開了它，見到了光明。多少年來統治者挑撥回教徒、天主教徒、塞爾維亞人、喀薩人，相互對立，相互殘殺，鐵托制定了信教自由，民族平等，在國會裏，在民族院裏，在工廠裏，在兵營裏，在農村裏，都是一個角落，團結的和睦的，為了五年計劃作着比賽。

「在反德鬥爭中，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血是流在一起的，我們沒有理由不團結！」

鐵托這個名字，和南斯拉夫人民的血肉是分不開了，和南斯拉夫是分不開了。我每天每時每刻，甚至每分鐘都聽到人們講這個名字。南國的工會很了解我們急於看看這位同志，他們用飛機從波斯尼亞把我們送到貝爾格萊德，可巧輪到鐵托將軍休息，担心着見不成了，但是副總統告訴我們：「鐵托將軍願意看你們，並邀請你們到[illegible]維羅去玩一趟。」工會又把我們用飛機送到了西南方向森林的城裏。

這裏是沿着森德湖和拉恨湖的沿岸，沙瓦河的上游，水從湖林裏流出來，經過山巖，曲折地奔流着，湖水卻在青山的懷抱裏微微蕩漾。山的影子倒在湖面上，格外顯得碧綠可愛，魚在湖裏游來游去，好像故意對我們內戰災難中的中國人民表示驕傲。

米盟總同志向我說：「你喜歡這個地方嗎？」

「恐怕太貴了吧！中國還在內戰。」

窩蘭．洛伏爾區和米盟總，大笑起來，「這是工人的休養所，不要錢，每個工人一年中可以來休息兩個禮拜，他們要我同他們一同住在這裏。」他們特別強調的說：

「我們工人和鐵托同志都是在這裏避暑的。」

七月七日，在[illegible]北野那的郊外，會見了這位巨人——鐵托。他熱烈的和我們握手，他有一個剛毅直率的性格，很樸素，爽快，但是他對於各種問題都是很細心的研究。我們談到了世界工聯會，他特別有興趣，他說世界工人聯合起來了，一致反對美國法西斯主義，在世界工人團結一致的陣線下，世界是不可能發生第三次大戰了，無論美國或其他帝國主義者，沒有一個國家國內能統一起來為反動的法西斯服務，全世界的人民進步了，有組織了，反動者無論怎樣喊，只要全世界的人民一致不戰爭，第三次大戰就不能發生，因此我們有責任也有力量能夠阻止它。

關於談到南斯拉夫，更是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者。南國在長期抗戰中，南國人民自力更生，南國並未得到美國的幫助，一定要說有，南國只有兩隻破又小的船，較之美機在南國的破壞，相差不知幾何，而美國卻將南國存在美國的四千萬美金，扣而不還。他要償債，現在都是辦不到的，各民主國家的人民，現在已經有了各種各樣的聯絡，今後更會經常的密切的聯絡起來。他對於中國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英勇鬥爭，不勝敬佩。

「中國解放區人民所領導的這一鬥爭，對世界的和平，有重大的意義。」大家舉起杯來，說「世界人民的團結，中國人民的奮鬥」。滿意的愉快的結束了談話，他誠懇的建議：

「同志們，太辛苦了，每天沒有休息的機會，我提議你們到亞得里亞海邊去玩幾天吧！」

「同志們說，怕我們花錢太多了。」窩蘭說。

「現在南國的人民，是願意招待我們遠來的兄弟的。」

汽車又向着那鐵托計劃並已開始建造的底里雅斯特國防大路出發了，直穿入林木叢蔭，石壁峭嶸的國防重地。沿路見到南國的健兒們，緊握坦克背着機槍，擁着大砲，保衛着民主樂土，一直到波濤澎湃的地中海。

（八月十二日）